



1

虽是冬季,广州只需穿两件单衣。赶车时快跑了几步,后背竟然湿透。春运的列车,本该满座,旁边的座位意外空着,大概是个没赶上车的倒霉鬼。车窗上映出一张漂亮的女脸,细看,眼角的细纹清晰可见,口红也涂过了界——不想再看,闭上眼。手机振动,猜测是父亲在问她上车了没有。忍了一会儿,等振动停了,才给父亲发微信:“上车了,十点到。”不愿回家过年,但更怕一个人留在学校,工会的慰问、同事的关心,都是麻烦。火车驶入隧道,穿过南岭的腹地。车窗上那张女人脸,随着列车的晃动扭曲变形。寒风从车厢细缝里钻入,自此,进入了真正的冬季。

列车到站。父亲打电话来,叫天歌出站,他在车站对面的马路边等。天歌随口问:“为什么不把车停进车站?”父亲答:“停里面要交五块钱,五块钱不是钱吗?”语气里带着莫名的暴躁。天歌后悔多嘴。

这车是天歌买的。前年,母亲因阑尾炎手术住院,父亲打电话通知她。那时天歌在美国访学,回不来,心里觉得亏欠。父亲说,治病花了三万元,天歌便给了三万元,没多问。等她回国,发现家里多了台新车。弟弟说漏了嘴,母亲看病的钱能报销,父亲要钱是为了买车,给弟弟拉货用。天歌当天和父亲大吵一架。父亲不觉得理亏,反复强调父母辛苦养大她,难道不需要回报?

什么是回报?天歌不懂。最终,人类学博士说不过一个六十岁的县城退休工人——天歌拉开车门,坐进去,车里没开空调。父亲发动车子,嘴里还在念叨:“五块钱不是钱吗?”车开了,风从车窗灌进来,吹乱了天歌的头发。她没管,任由风吹。

父亲想聊天,起了几个头,都没引起天歌的兴趣,只好改问:“小孙还在那个医院上班吗?”

“我怎么晓得?”天歌眉头一拧,语气不善。和孙志离婚两年了,身边的人都会避开这个名字,唯有父亲和母亲,只要他们愿意,随时可以闯入她的禁忌之地。

“我就问一下,哪来这么大的火儿?”父亲委屈。天歌不接话,父女俩陷入沉默。车继续往前开,房子渐渐密集,商铺多了,路人也多了,快到家了。母亲牵着孙女小玥站在门口迎接。小玥见到车开来,蹦蹦跳跳的,先喊“姑姑好”,下一句就是:“姑姑,你买了巧克力吗?”天歌赶紧从包里拿出一盒巧克力。幸亏在高铁站想起这事,在便利店顺手买了一盒。小玥不识牌子,母亲也不识,只觉得印着外文的就是高档货。二十块钱一盒,对天歌来讲不算贵。

走进屋内,天歌问母亲,行李箱该放哪儿,母亲指了指最右边那间屋。那本是她的卧室,现在成了小玥的专属。去年年底,母亲要求四岁的小玥和父母分房睡,目的很明显,希望弟妹再生个儿子。天歌有些恼怒,担心小玥动她柜子里的“宝贝”,母亲却说,那些“宝贝”早被父亲搬去杂物间了。天歌一听,恼怒变成慌乱,柜子里放着她从初一到高三的日记本。

柜子一直有锁,钥匙在她手里,父亲竟撬开了柜子——难道父亲看了她的日记?天歌不敢深想。

摊开箱子,拿出洗漱用品和拖鞋。母亲嘟囔:“回家还带这些做什么?”天歌没接话,转头问:“中饭吃什么?”母亲说在外头吃,黄阿姨请客。

哪个黄阿姨?

菜市场卖水果的黄阿姨,她家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当兵,复员后去了云南,就在那边结婚生子,小儿子没考上大学,去广州打了几年工,没赚到什么钱,只能回来跟家里一起卖水果,前年结婚,生了一个儿子,不知是哪方的原因,离婚了——讲到这里,母亲停了一下,想探探天歌的反应。天歌没在听,低头回微信。母亲拍了两下墙壁,警示她。天歌抬起头,望着母亲。母亲本想训斥几句,被她这一盯,乱了阵脚,改口道:“你快点收拾,莫要迟到。”

2

午饭订在县中学旁边的一家菜馆。一个矮胖的男人边点菜,边和老板娘开玩笑。老板娘不恼,调转笔,用笔后端戳了男人肩膀一下,抬眼发现天歌在看她,赶紧把目光移到菜单上。矮胖男人心领神会,不再放肆,规矩地坐回天歌对面。

男人看上去四十多,实际没那么大,头发抹了油,全往后梳,露出光滑的额头,眼睛、鼻子、嘴巴挤在中间,空白区域很大,整张脸像个发酵的馒头——他便是曾育华,黄阿姨的小儿子。母亲、天歌、黄阿姨和曾育华,四个人订了一间小包房,排座位时天歌被夹在两个母亲中间。

黄阿姨先开口:“你们两个都结过婚,都晓得是怎么回事,有什么问题,可以放开来讲。”母亲微笑着点头,用腿轻轻碰了天歌一下。天歌这才意识到,这是一场相亲局。

母亲知道她喜欢什么样的人吗?天歌怒火直冲头顶,若不是手机突然振动,怕是要爆发——系里的章老师,向她项目进展。天歌说在吃饭,语气不太好。章老师听出异样,问她吃的什么饭。天歌答:“卖家、买家碰头,我被父母卖了。”章老师安慰道:“也是一种体验,值得记录!”

电话挂断,天歌脸色缓和。三人看来聊了不

母亲笃定地说。

天歌生于农历十月初一,不是十月十五。之所以改成十五,是因为那日风水好,旺子嗣。大伯结婚十年没孩子,奶奶曾做主把她过继给大伯。名字也是奶奶取的,朱添哥。上户口时,派出所的人说,哪有妹子叫这个名字的,便自作主张把“添哥”改成了“天歌”。大人们无所谓,名字而已,发音一样就行。三年后,伯母怀孕,生了个儿子,又把天歌退了回去。巧的是,母亲也怀孕了,生的也是儿子。奶奶大喜,逢人就夸天歌旺子嗣。

母亲把这个故事讲给黄阿姨听,隐去了改生辰的事,也没提取名的事,只说天歌命里带子。黄阿姨高兴地拍了拍天歌的手背:“好呀,我就想要个孙子。”

她又说:“不,生两个,最好一男一女,凑成‘好’字。天歌,你生完孩子就别上班了,在家好好带孩子。你这个博士带的崽,肯定聪明。”

母亲频频点头,表示认同,她扯了扯天歌的衣袖,示意她说话。天歌边吃豆腐,边回应:“黄阿姨,我妈没跟你说吗?我暂时不想结婚。”她没抬头,语气有些怯。

“没关系,先谈,谈得好再讲结婚的事。”黄阿姨把筷子放到一边,脸上依旧挂着笑。她扭头对母亲说:“你说对不对,小清?”母亲赶紧点头。

“我和你谈谈不好,他大学都没读过。”天歌仰起半张脸,语气冷淡。母亲大声咳嗽,试图盖过她的声音,但无济于事。黄阿姨脸色一沉,筷子“啪”地摔在桌上。对面的曾育华见状,立刻做出反应。他端起杯子,把里面的液体一饮而尽,打了个巨大的饱嗝,接着站起来,冲着门外喊:“老娘娘,买单!”

天歌没急着起身,低头把碗里的豆腐全部吃完。豆腐滑嫩,带着淡淡的豆香。吃完,她掏出手机,犹豫了一下,还是给章老师发了条消息:“相亲结束了,很糟糕。”

3

总要给母亲一个解释。编个什么理由呢?想来想去,索性讲自己有男朋友了。

母亲问男朋友是做什么的?胡扯了一个,“外企上班的”,又问有没有房子车子?天歌只觉得可笑,母亲居然连对方的名字、年龄都不问,万一她找的是一个老头呢?

“年龄大一点没关系,关键是要有房子,还要看到房产证。”母亲絮絮叨叨,“我上次看抖音,有个男的拿租的房子骗相亲对象,女的嫁过去后,发现男的在外头欠了几百万元,造孽啊……”她拖长了最后一个字,也斜了天歌一眼。

“我没谈男朋友。”天歌终于说了实话。她没想到母亲会刨根问底,原本编的故事逻辑不够严密,再问下去,谎言肯定穿帮,“你们以后少管我这事!”

“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?”母亲急了,脸正过来,盯着天歌,希望她给个准话。

“我又没花你们一分钱,你急什么?”天歌声大了起来,其实心虚得很,装模作样地移动鼠标,微信图标亮了一下,有人找她。母亲瞥了一眼电脑屏幕,不再作声。

找她的人是章老师。今年章老师中了一个课题,研究老年人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性。章老师把天歌纳入课题组成员里,前几日还给天歌发了一笔劳务费。拿人手短,多少要做点事。

章老师让她过年的时候做一批对象访谈。“你爸、你妈,再算上隔壁邻居,七八个访谈对象,轻松拿下。”章老师发来一段话,还加了一个爱心的表情。

“让你失望了,我回家后就没和邻居说过话。”天歌回复。

“这样啊,不像你的性格呀。”

“或许这就是我的本性。”天歌也回了一个爱心的表情。

章老师是山东人,一米八的个子在身高普遍不高的南方显得突兀,加上他眉宇舒朗,典型的北方人长相。北方人来南方,多少有些不适应。天歌曾问章老师,有没有想过回北方,章老师说,先看看吧,假如五年内能拿到教授,就不走了;假如晋升无望,或许会回北方。章老师也是单身,不过,他没结过婚。

偶尔,天歌想捅破这层窗户纸,可是捅破之后,两个人的关系要走向何处,天歌还没想好。天歌不想生孩子,章老师应该是要一个完整的家庭,这是两条不同的路。

门又被推开,天歌收起聊天框。父亲走过来,跟她商量去大伯家拜年包红包的事。去年年底,伯父的孙子出生,这是喜事。父亲的意思是,他和母亲包一个红包,天歌自己单独包一个。

天歌问:“鑫鑫呢?”“鑫鑫他们一家和我们一起。”父亲解释。天歌听罢,脸一沉,父亲见状,便开始讲道理——因为天歌小时候被送给了伯父一家,做过一日父亲,也是父亲,所以,天歌得单独包一个红包给伯父的孙子。

天歌打断父亲:“是你硬要送的,人家可没想过要我这个恩。”料到父亲会反驳,她索性快步走出房间,不给父亲继续讲话的机会。父亲那些大道理没讲出来,堵在胸口,恼火得很。吃晚饭时,他故意不上桌。母亲用眼神支使天歌去房间叫父亲,天歌权当没看见,把鸡骨头嚼得“咯吱”响。

她想,无论如何,大年初三都得回广州了。

4

爷爷过世后,长兄为父,大年初一要去大伯家拜年。

去年孙子出生,大伯在市中心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商品房,赶在年末装修完,过年前几日,终于搬了进去。拖车、搬家,两桩喜事,自然是庆祝,大伯特意在门口挂了两个大灯笼。小玥见到灯笼,欢喜得不得了,伸手往上跳,想去摸灯笼下的线须。母亲见状,赶紧打了小玥屁股一下。

“女孩子家家,不要碰别人家的灯笼须!”母亲训斥小玥,又扭过头,低声提醒弟妹看好小玥。

在津派文学的有力呼喚下,越来越多的天津作者拿起笔来,尽情书写发生在自己身边的“天津故事”,写作者职业的分布广泛以及写作题材的多样化呈现,让“天津故事”的丰富性有了更多的可能。不久前,天津工人文学创作引起全国关注,多部文学作品被系列推出,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。

学习医院管理学并在医院工作多年的天津作家张芸,近来连续推出两部医疗题材的长篇小说,她用埋头创作、不事张扬的务实精神,自身工作经历所拥有的写作素材,通过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出版,彰显出未来可期的创作前景。

张芸的《医务处主任笔记》依旧是以天津作为叙事背景,但与上一部出版的长篇小说《逐光而居》略显不同,《医务处主任笔记》没有用明显的地理符号来明确天津,而是通过小说人物的行为举止,及其精神气质书写天津、表现天津。

张芸在叙事视角和叙述方式上,也有了新的变化。她没有使用第一人称,也没有使用医生身份,而是通过医院行政人员的视角,与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拉开叙事距离,尽可能地呈现同一题材的差异性,这也表明了张芸在写作上的努力进取,这种努力不仅是题材上的,还包括写作手法。

张芸在这部小说中,把写作重点放在讲述医生工作的特性上,医生与医生之间,医生与行政人员之间的工作关系,还有医生与患者、与患者家属之间的医患关系,她没有干巴巴地表述,而是选取独特故事的横剖面,让读者在紧张的阅读中、在陌生故事的氛围中,看到那些因不了解而产生的诸多误解,还有在换位思考下的医患双方相互了解的必要性。因为作者采用笔记体叙事方式,人物内心世界得以充分展现,读来既真实可信,又挚诚感人,让人产生了身临其境般的阅读体验。

《医务处主任笔记》一共分14章,每个章节相对独立。从表面看,这14个故事犹如数个杂乱的线头,但有“医务处主任”这根针的存在,14个线头也就有了最佳归处:一根针的针眼,束起了14根线。这样的结构设计,也就有了我们常说的“形散而神不散”的意蕴。接下来,作者就可以自由地“穿针引线”,由此叙事也就顺理成章。

但是,“针”的选择非常重要,医院里有那么

多行政部门和行政人员,只有选择医务处和医务处主任最为恰当。医务处是处理医患关系的重要部门,而医务处主任又是这个部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。所有矛盾产生的现场,主要由医务处介入、处理,医务处主任便必然要出现。正像书中所讲,“医生守护患者,守护生命。我们(医务处)守护医院,守护医生”。因此,这就让“医院叙事”有了现场感,也让《医务处主任笔记》有了更为可靠的叙事根基。

当叙事的外部条件形成后,作者选择故事以及如何讲述就会成为重中之重。令人欣喜的是,张芸在故事的选择上,做得非常精准,都是读者貌似熟悉却又绝对陌生的事例:

有“我是他爹,他的命是我给的!我说不治,谁也不许治”这般的怪异、执拗的患者家属;有因为“嘴里有两种不同材质的假牙,由于唾液的原因,会呈现一种特别的原电池反应,会持续地在口腔中产生电流,导致患者长期头痛、耳鸣”的“疑难杂症”患者;有“医生比患者更害怕手术失败,一台失败的手术,如果确认是医疗事故,往往象征着一名医生的职业生涯就此结束——要知道能够主刀一台三级以上手术,说明这位医生从学医开始,已经奋斗了二十年左右”的“内幕”;有“很多外科医生都不太喝酒,尤其以神外、心外、手外为最,喝酒伤神经,对于手部要求极稳的专业,喝酒可能让手受到影响”的“提示”;有“治与不治,归根结底是患者和家属的权利,甚至在医疗事务中,患者本人的权利还不如家属”的实际情况……

当读者了解到越来越多真实的“内部消息”时,就会有自己的认知与正确判断,也就会有了思考问题的理智,以及由理智带来的富有温情的行为。《医务处主任笔记》是一部文学作品,也是“让文学为生活作证”的一个特别文案,同时也说明了文学与生活的密切关系。

张芸是一位写作经历并不长、写作经验还需积累的写作者,还要在细微之处更加注意,比如起承转合时的连接如何更加巧妙,还比如对时空转换的准确把握。但综合而言,瑕不掩瑜。只要假以时日,继续潜心阅读、努力创作,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,张芸的创作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,况且她把写作目标紧盯在“天津故事”的书写上,这就更需要外界给予更多的支持与关注。

抢先一步,按住她的手:“我来,我来。”

这时,大伯的孙子醒了,哭声尖锐,打破了饭桌上的僵局。儿媳想抱起孩子,却被大伯拦住了。大伯抱着孙子,稳稳坐在主位上,拿起筷子蘸了点白酒,轻轻点在孙子的舌尖上,孩子被辣到,哭得更凶了,众人却笑了,仿佛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表演。

5

天歌是初四回去的。

本想初三就回广州。初二那天,弟弟一家要去妹妹家拜年,第二天才回来。母亲劝她,等弟弟一家回来,一家人吃顿团圆饭再走,天歌依了母亲。初四那天,母亲收拾了些特产,让天歌带回去。天歌不想全拿,只挑了三瓶母亲自己做的剁椒。母亲一边用塑料袋仔细扎紧瓶口,一边不经意地说:“你和那个章老师谈,我是没意见,但人家是不是不喜欢你?我看你昨天跟他讲话,他都没回。”

天歌心里一惊,第一反应是母亲偷看了她的微信。可母亲对智能手机一窍不通,何况她还设了图形密码——忽然想起,自己在电脑上登录微信时,可能忘了点退出键,手机和电脑信息同步,母亲这才看到了她和章老师的聊天记录。

这么一想,母亲岂不是看到了她所有的微信聊天记录?天歌心里一阵发凉,迅速推开母亲,合上行李箱。

“还有一瓶没装进去!”母亲皱着眉头,还想继续聊章老师的事。章老师有没有买房?有没有结过婚?有没有孩子?这些问题,母亲都想问清楚。天歌没理会,拎起箱子快步往外走,像是要逃离什么。

弟弟把车内空调调到二十七摄氏度,连上手机蓝牙,震耳的音乐立刻填满了车厢。天歌嫌吵,把音量调小。她有些烦,头靠在椅背上,想用睡觉打发时间,弟弟却突然喊醒她,指着路边一个招牌:“曾育华的水果店。”

他又说:“整个县城都知道,曾育华和菜馆老板娘在一起了。”

“那妈为什么还要给我介绍?”天歌问。

“黄阿姨不同意啊,嫌那老板娘只有小学文化,配不上她儿子。妈可能是想碰碰运气,万一你们看对眼了呢?”

“你觉得我和曾育华有话聊吗?”

“哎呀,姐,你还挑三拣四?现实点吧。”

天歌没接话,闭上眼睛装睡。弟弟无趣,掏出一颗槟榔塞进嘴里嚼。路上没什么人,车也少,原本一个多小时的车程,四十分钟就到了。弟弟帮天歌搬行李,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塞给她。天歌不肯要,她知道弟弟今年没赚到什么钱。弟弟却坚持:“你没结婚,还是我们家姑娘,当然要包红包。”他又补了一句:“这是爸要求的。”

天歌接过红包。车开走时,她给章老师发了条微信,告诉他她回广州了。章老师依旧没回。

本版题图 张宇尘

天真的人类学家

李敏锐



少,只剩她这部分还没谈妥。

曾育华问:“天歌,你是教什么的?”

“媒介人类学。”天歌答。

“这是什么?”曾育华不懂,他只有高中文凭。

“就是研究人类在日常交流、互动中生成的新社会关系,还有这些关系在社会中的意义。”天歌解释。话没说完,曾育华挥手打断:“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吃饱了撑的,专门研究些没用的东西。”

天歌的嘴角往下撇了一下,送入口中的豆腐来不及咀嚼,顺着喉咙滑了下去。黄阿姨又问:“天歌,你一个月工资多少?”